

南京大屠杀系列丛书

佛门避难记

钮先铭摇著

张摇生摇编注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三十自壽

孤忠懷抱孰和月書劍孰
零歎轉蓬故國那堪社夢
裡征衣亦奈朔風中江南
霧重迷歸雁前北重深
坐對鴻相悵功名等塵
土人生三十策回蓬

鈕先銘的诗与书法(员)

其二

未老先衰已似翁
苦為風雨雨苦相
自微恙石紀心搖
赤峰大寺也淚亦紅
此中闕山雲暗淡南
瞻唐管而務濛
朧十年(余八世十年)
浪流漸廿
旨第望晨昏林夕
寤中

廿九年十二月

鈕先銘的诗与书法(圆)

目 录

代序 《佛门避难记》价值的再发现 轶生 轶

忆首都浩劫 轶

阿鼻地狱 轶

火烧下关 轶

甘心伏居 轶

自我解嘲 轶

最长之夜 轶

计划突围 轶

捡支枪来 轶

悼谢承瑞 轶

背城借一 轶

最后考验 轶

我佛有缘 轶

我替你剪 轶

六道轮回 轶

难友印象 轶

普度众生 轶

皇军来了 轶

一缕冤魂 轶

绝口不言 轶

营长挑柴 轶

Contents

魂不附体 轱园
法名二觉 轱原
龇牙斜睨 轱远
我真流泪 轱忍
马鹿阁下 轱员
鬼子羊膏 轱猿
心经半卷 轱原
菩提萨埵 轱远
缁衣渡江 轱愿
和尚嫖否 轱园
酒肉穿肠 轱园
开门揖盗 轱缘
心焦罪过 轱愿
偏不讲和 轱忍
死尸臭票 轱园
曲终人散 轱猿
挑肥拣瘦 轱缘
六根不净 轱苑
鸡鸣寺行 轱忍
出水要钱 轱员
抬着守印 轱猿
南京和尚 轱缘
为僧八月 轱苑
胭脂井坏 轱愿
那座死城 轱忍
胜利之日 轱员
未能免俗 轱猿

Contents

古鸡鸣寺 轶源
我亦挥毫 轶缘
摆出噱头 轶愿
僧俗一同 轶困
火化和尚 轶蒙
摩登姑娘 轶源
观音道场 轶远
又进红尘 轶愿
怵目伤心 轶怨
劫后下关 轶源
乱世因缘 轶远
帮会中人 轶愿
只许流血 轶怨
噤若寒蝉 轶员
三少三多 轶源
荒凉冷落 轶缘
天堂地狱 轶远
白渡桥边 轶愿
近家情怯 轶怨
和尚吃荤 轶困
娃娃军官 轶蒙
正是鄙人 轶源
春闺梦里 轶葩
还我本色 轶愿

附录一 俗还俗记的未了公案 轶困

二空和尚天人交战 轶困

Contents

敝帚自珍唯恐失真 轶猿

日本著作堪作引证 轶源

两厢对照可窥全豹 轶远

行文之未有所说明 轶怨

附录二 摇从南京大屠杀说起 轶翹

白河流尸事件 轶缘

试摇刀 轶愿

屠难民 轶怨

捡条命 轶园

杀官兵 轶贞

臭摇票 轶固

死人香 轶猿

附录三 摇追思与怀念

摇——钮先铭将军生平事略 轶则诚 轶源

附录四 摇追思忆旧·献给先铭

摇——亦兄、亦师、亦友、亦伴 轶承美 轶苑

亦摇兄 轶苑

亦摇师 轶愿

亦摇友 轶怨

亦摇伴 轶怨

悼先铭 轶园

《佛门避难记》^①价值的再发现

张 生

生死俄顷之间的正确抉择，永远值得后人钦佩。钮先铭的自传体回忆录《佛门避难记》是很好的个案。

今天，相比于南京大屠杀其他幸存者、目击者，如郭岐、李秀英、拉贝、魏特琳、贝德士等等，钮先铭的知名度要小得多。当年，廖耀湘在栖霞寺中避难脱险，虽然他自己并没有留下多少记述，但他的故事被媒体连篇报道，而且还将此搬上银幕。而同样在寺庙中避难脱险的钮先铭，这时才从尘封的历史中走出来，带着他的《佛门避难记》，诉说一段比小说还要惊险的传奇。

作为编注者，我想把判断《佛门避难记》价值大小的任务交给读者。

因为，每一个幸存者的经历都是南京大屠杀史的一部分；每一个亲眼目睹那场史无前例浩劫的人，都在回忆往事时要再次承受和平时期的人们所难以想像的痛苦。作为幸存者，原无所谓谁的记忆更珍贵的问题，也不存在要再次向那些刻意否认南京大屠杀

^① 本书素材取自钮先铭 1971 年 9 月首次出版的《还俗记》，该书 1973 年 9 月增订再版。本书所使用基础文字由钮先铭之子台湾铭传大学教授钮则诚博士整理提供，并授权编注。内中“娃娃军官”以下至回到武汉部分正文，系编注者根据钮先铭先生本人所著之再版《还俗记》整理，主要交代他回归抗战阵营的过程，原书所无文字，用“【】”标出。文后所附钮先铭先生的两篇附录，极能反映其人之性格、文采、对历史的认识及生活的一些侧面，对其鸡鸣寺避难时的伙伴二空和尚的下落作了交代，也反映了钮先铭晚年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史料价值较大，乃一并收入。另有两篇附录为钮先铭去世后亲属的回忆，事涉钮先铭的生平和经历。钮则诚博士提供的书稿原名为《空门行脚还俗记》，现名为编注者所改。

的日本右翼分子出示“铁证”的问题。自然,研究南京大屠杀,必须驳斥那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右翼分子,必须与世界各地的法西斯余孽和遗少作斗争,但我想提出:这尚不是我们开展研究仅有的目的。

我们研究的主旨应当是:还原我们民族真实的历史,建立我们民族自己的记忆,把落后就要挨打、没有国权就不会有人权的道理,告诉所有的中国人,并且传之子孙,永不湮灭。

钮先铭的书,就是一本记载南京大屠杀中中国人独特记忆的书。

钮先铭当时是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工兵团营长兼团附,他的记述告诉我们,南京保卫战的准备工作相当差。南京周围本建筑了坚固的工事,但从上海战场败退下来的中国军队,残留的武器已经不足以构成火网编组;士兵战斗力更是低下。以他所在的教导总队而言,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级以上军官都是留学生,但因战斗力差,当时即被认为“少爷兵”。淞沪战役后,许多新兵刚补充进来,仅教过一次射击,便参加南京保卫战。南京尚未沦陷,就有人开始当逃兵。12月12日傍晚,才接到退却命令,守城部队就开始四散逃命。从明故宫经鼓楼到下关,钮先铭的两连士兵就只剩三四十人。到了下关,原先预备的24只橡皮舟已经被守军以“坚壁清野”的理由烧毁,只留1只,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等少数人得以逃命;另有1只小火轮从浦口过江接人,但因溃兵太多,得以生还者为数寥寥。战后,钮先铭除他表弟吴某外,再也没有见过同营的其他官兵。可见南京守城官兵后来多在大屠杀中罹难。

钮先铭没有跳上小火轮,跌入江中,又被江流冲上南岸。满心彷徨中,他成为一群溃兵的首领,却又很快成为光杆司令。无意中,他走进幕府山今已不存的永清寺,得到守志、守印、二空(守印的儿子兼徒弟)等3位和尚以及八卦洲人士施先生、永清寺邻居老农的收留,得法名二觉。事后,钮先铭得知,守志、守印和尚本身是庚子年抗击八国联军失败后流浪江湖、最终遁入空门的豪杰之士。

到永清寺的第二天,日本兵前来清查,一个中国警察被日军发

现,日军用枪猛击其脑门,然后开枪将其射杀。钮先铭惊魂未定,就与老农一起被日军强征担柴到上元门,亲眼目睹成千上万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军人像羔羊一样被日军关押。“四面都架着轻重机枪,将人数超过百倍的散兵包围着。失去了武装,加上哀莫大于心死,一旦变成俘虏,人再多也没用。”等钮先铭回到寺中,46名聚集在永清寺石榴园没有武器的溃兵和难民已经被杀。被杀的惨状令人不忍目睹;其中一具“被刺刀所杀,一滩紫色血渍,染在灰色军服的胸脯上,龇裂着牙,半斜着眼,真是死不瞑目”。同胞被杀后,无人敢收尸,就在露天中风化成“风干腊肉”。

钮先铭在日本留学期间,曾与土肥原贤二、根本博、原田熊吉等日军高级军官相识。他十分担心被这些“故人”认出,也担心暴露自己懂日语会被拉去当汉奸。没想到,会日语却救了他的命。一名日军伍长来永清寺检查,钮先铭装作不懂日语,与之笔谈,故意将之称为“阁下”,而日军中当上将军才可以称为“阁下”,日军伍长一时高兴,写了“此系寺庙,皆为良民,应予保护”的字条。此后,日军多次来查,钮先铭等以此字条搪塞,侥幸过关。

第三天,一名日军曹长和一名军官率十余名士兵前来检查,该曹长始终觉得钮先铭可疑。他检查钮先铭的头部,看有没有戴钢盔留下的印记,所幸钮平时戴的是德国式带护耳的钢盔,久晒之下并未黑白分明。日军曹长注意到钮先铭的头发是刚剪的,钮先铭以三月未剪头对付过去。日军又要他出示行李,因为溃兵通常没有。幸亏二空和尚顺手拿到一个装着两件僧袍的包裹,里面正好放着为钮落发的剪刀。日军曹长最后竟要考钮先铭是否会念经,钮曾跟母亲念过半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使他得以躲过最凶险的一刻。

钮先铭机智脱离险境,一寺僧俗非常高兴,不料日军士兵又来骚扰,以检查为名,大呼“心焦”,将守印和尚多年积蓄的108块“袁大头”席卷而去,临走,连一件毛背心也不放过。据钮考证,“心焦”和“罪过”是抗战时期日军新造的两个新词,抢劫中国人财物用“心焦”,偶尔施小恩小惠,也用“心焦”;“罪过”是日军强奸中国妇女的

用词,据说日军当着一位老祖母的面强奸其孙女,祖母心痛,连呼“罪过”,结果却在日军中流传开来。正如钮先铭所说:“‘罪过’与‘心焦’将永远成为日语中最丑恶的言辞”。

一天傍晚,突然很多日军来到永清寺,砍了许多石榴树枝,长约五六尺,前面还留了杈桠。入夜,钮先铭等突然听到重机枪的扫射声。10多天后,钮先铭解开了心中的疑团:“在永清寺下游一两公里的沿岸,有一个叫做大湾子的地方,这是一片很浅的沙滩。由于‘二水中分白鹭洲’的缘故,长江在八卦洲北面流经‘中洲’南方的速度甚缓,形成一片浅滩清潭。鬼子兵在大湾子用机枪杀害我军俘虏两万多人,这是10多天后我们才发现的。那天鬼子兵徒手到永清寺来砍石榴树枝作叉子,原来是用以推尸体的工具。”“鬼子兵之所以选择大湾子作为屠杀场,或许希望用江水将尸体顺流而下冲走。无奈冬季水浅,水落石出,如何能冲得走?他们之所以准备了树枝木杈,正是想将尸体推到水里去。”“大湾子有两万多具尸体,尽管想尽方法用树杈推入江中,却无法使其畅流,以致大多滞积在浅水里和沙滩上。”钮先铭这里回忆的细节与1984年3月另一位亲历这场屠杀的唐广普的回忆十分吻合:“(12月14日)天还未亮,日本兵来了,把年轻人全部撵到街心。有个会讲中国话的日本人讲:‘哪个认识幕府山的,前面带路!’于是有个人站出来带路,把我们带到幕府山,关在空营房里。集中囚禁约两万人,大多为被俘士兵,另有部分警察和老百姓。3天3夜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老人小孩相继饥渴而死。妇女全被轮奸。有个四川兵,不堪饥渴,约众外逃,结果有1000多人被日军射杀于外壕中。12月18日,日本人从早上4点钟就开始捆人,把整匹整匹的布撕成布条,先把人两手反缚着,然后再把两个人的手臂捆在一起。从早上4点一直捆到下午4点。然后还是那个会讲中国话的日本人讲话,问哪个认识老虎山的带路,说要送我们回南京城去‘米稀米稀’。到了上元门大洼子江滩,叫我们一排排坐下。这时有人讲:‘不好,要搞屠杀了’,‘做鬼也要做个散手鬼’,就互相解绳子。晚上八九点钟,日本兵开始屠杀,机枪一响,我就躺倒在地。20分钟后,机枪停了,我右肩头

被打伤也没有知觉,死尸堆积在我身上,感到特别重。约5分钟后,机枪又开始扫射。过了一阵子,日军上来用刺刀刺、用木棒打,然后用稻草洒在石榴树上,用汽油浇后就点燃烧起来了。这时我感到吃不消了,尽力挣扎,爬出死人堆后,顺着江边,往燕子矶跑……以后回到了江北。在江北,我遇到从幕府山逃出的另一个幸存者,姓诸,他说日军在枪杀后,用汽油焚烧了全部被杀者的尸体。”

素未谋面的他们甚至不约而同地都提到了“石榴树”这样的细节,这哪里能是日本右翼分子所说的“编造”?

另据当时南京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程瑞芳1938年1月3日日记记载:“南京也死了不少的【人】,有些未逃的军人也死了不少。在燕子矶那边有几千逃兵饿了3天,后来派两个兵到日军那里投降,有两天送东西给他们吃,3天后用机关枪射死了,这是魏师父在那里看见的。有的军人和百姓,他们用绳子捆牵到沟边,枪【毙】一个倒在沟里一个,一排一排的死,真可怜。那些死在燕子矶的尸首还在那里,有的地方死尸被狗拖,想起来不能不伤心,死得真惨,妇女做寡妇也不少。魏师父回来说,他被拖去的那一天,下关那一带路上没有路走,只有走在死人身上。他所有看见的事都是惊人的,所以他骇死了!”可见,燕子矶大湾子一带对中国俘虏兵的屠杀在当时的南京广为人知,也与钮先铭的记忆吻合。

尸体弄不走,总是罪证。日军到处搜集人力物力加以处理,钮先铭也被征用,从而得以亲眼目睹日军的犯罪现场:

日本人对尸体的处理,是在一两个月以后才开始进行的。大屠杀那晚为满月,当是农历十一月十五前后,距离新年一个半月。我曾遵照守志师父的吩咐,大年初一要向佛祖顶礼,所以初一清晨我起来后便先打开庙门。这时,一只经常进出庙门的野狗,突然出其不意从我脚下钻了进来。我受到惊吓,随手在狗头上甩了一巴掌,不料竟将狗嘴里所含的东西拍掉了下来。低头一看,竟是一只干枯的人肢,活像一只佛手。

记得一个晌午时分,几名日本兵带来了一群中国人,手臂上都佩带着红卍字会的标志。他们来到庙里,要我们也派一两个人,共同去处理那些被集体屠杀的尸体。这差事当然又落在我和二空身上。

来人中有个日本和尚,身穿类似和服的道袍,头上戴着白色方巾,脚蹬白袜与草鞋,手持一件法器,像一只有柄的小锣。

从永清寺到大湾子约有一公里多路程,日本和尚敲着法器,口中念念有词,应是为超度亡魂而诵经。他并没有理会我们这两个中国和尚,连先前进入庙门也没有向菩萨顶礼。

半路上我们就闻到阵阵腐尸味。来人都备有口罩,我和二空却连一块手帕都没有。

季节已进入严冬,干燥但没有雨雪,所以寺院外围的尸体,像是置放在大自然冰箱中,不易腐烂。大湾子则不同。小部分泡在江里,即使在沙滩上的,也常为潮汐所侵蚀,所以已经逐渐腐烂。永清寺相隔千余公尺,地处北方,冬季的西北风向东南吹送,一时倒没有闻到臭味。可是才走了一半路,气味就触鼻不堪。

一走近大湾子,就不仅是嗅觉所感应的了。最触目惊心的,是一大堆尸体拥集在一个小地区内,东倒西歪,俯仰不一。身上因为穿着军服,所以还看不见里面的情形。可是面部大多没有鼻子,因为腐烂是从嘴唇和鼻子开始。一排牙齿突露在外头,已经形成了半骷髅的模样。

我不能想像当时屠杀的情况!纵使有再多的机枪,在那样一个小地方,总不能一口气就将两万人杀光,当然是分批实施,可为什么没有丝毫的反抗?

那天只由红卍字会作了一番视察,研究埋葬的方法。真正动手则是其后的一个月里。我只去过这一次,后来就要求二空一个人去。因为我这个假和尚,在中国人眼

里很容易露马脚。何况那幅悲惨景象,使我实在不忍再次目睹。

可是却有许多劫后返回的老百姓愿意帮忙,因为往往能在尸体衣袋里发现不意的财富。日后有一阵子南京流通着一种名曰“臭票”的钞票,颜色淡一点,而且带有一股微薄的臭味,但都是真正由各银行所发行的货币。这些正是从尸体中所发现的金钱,当然不限来自大湾子两万具尸体身上。南京之役有二三十万人牺牲,搜出来的臭票数目,想必相当可观。

1938年3月初,老百姓开始回家,守印、二空等开始筹划回到他们原先掌理的鸡鸣寺。1938年农历二月十九观音菩萨生日前几天,钮先铭等从中央门入城,二空担任了鸡鸣寺的住持,另有丹凤街别院的两个和尚也来到寺中。他们虽知道钮先铭的来历,但谁也没有向日本人或汉奸透露一丝风声。

不久,日军官兵开始游玩鸡鸣寺,暗通日语的钮先铭负责接待这些日军。他用修脚刀刻了一方“古鸡鸣寺”印章,为往来日军收费盖章作为纪念,少则5分,多则2角;又用住持二空的名义书写“佛”字售予日军,以此解决寺中生计。钮先铭等这一段艰难求生的经历,很快被日军察觉。在其离开鸡鸣寺5个月后,日军记者即在杂志中记述了鸡鸣寺的光景。

关于南京城陷时还有一段秘闻:于南京陷落的同时,有数百名敌军来避难空门;由于日军的追击迫切,当然无法隐藏,于是落发为僧,易军服为缁衣,而后才从庙宇中脱走。我们可以想像到他们当时的那种狼狈。

登上山顶就是正殿。

建筑虽也古色古香,但却十分的破旧,也很脏,颇有荒芜之感。

在客堂的一隅,庙宇的住持正倚案挥毫以代替托钵,

来观光的日本士兵们，都围着他在索书。

钮先铭在鸡鸣寺中深藏不出，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仍不断传入其耳中。一次，二空在路上碰到一个叫老刘的熟人，并介绍进寺中打杂活。刘曾在军校当过伙夫，南京沦陷后，他在难民区侥幸逃脱日军屠杀。他告诉钮先铭，日军不遵守国际法，“花姑娘与当过兵的人，即使在难民区里仍不被轻易放过”。还有消息说，水西门的一座寺庙，因为收留一个警察，被日军识破，警察与和尚一起被杀害。钮先铭本人有个亲戚住城南小西湖，战争中留下一个老家人看守房屋，钮本想前去打探消息，但据二空亲自调查，房子被烧，家人也被杀害。

1938年8月，钮先铭在守志的帮助下，终于觅得逃脱的良机。当时伪政府为聚敛钱财开征契税，守志借口鸡鸣寺地契在上海，获得了通行证。8月11日，钮先铭与守志在南京下关上车。中间，居然得到了当初一起在永清寺避难的施姓施主的帮助。原来，他并非普通百姓，而是洪门大哥。在其徒众的掩护下，钮先铭顺利通过日军检查，返回上海公共租界其家中。9月，钮先铭赶到武汉，重新加入抗战的队伍。

钮先铭的这一段传奇经历，很早就引起世人的注意。1943年，美国《纽约时报》登载了专访，日军因此也得知了鸡鸣寺曾掩藏的秘密，曾任“中国派遣军”副参谋长的今井武夫1964年在回忆录中写道：“占领之后的混乱告一段落，日本军官兵常游鸡鸣寺，与钮氏相邂逅，但终无感觉异状而未曾发现。”著名作家张恨水、崔万秋早在抗战时期就根据钮先铭的经历创作了《大江东去》、《第二年代》，极尽传奇之能事。应该说，钮先铭在抗战期间具有相当的知名度，20世纪70年代，他的《还俗记》在台湾出版时，也曾引起广泛的关注。但就像他自己坦言的，很多人原本就把他的书当小说来看，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接近于湮没无闻。事实上，笔者在2002年11月偶遇钮先铭先生之子台湾铭传大学教授钮则诚博士之前，只看到过经删节转载、原发表于洛杉矶《加州论坛报》的钮先铭的《从南

京大屠杀说起》一篇短文而已。

现在我们可以说,《佛门避难记》是迄今为止关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极为罕见的完整的个人生活史,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我们知道,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这几十年来发现不少,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留给我们的资料,多仅局限于大屠杀发生前后短时间内的见闻,虽也弥足珍贵,但相比于纳粹大屠杀研究中对犹太人幸存者、遇难者生活经历的追寻,相比于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留下的丰富记录,总显得有些单薄,给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大屠杀对个人生活和精神世界带来的深远影响留下了很多缺憾。而《佛门避难记》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遗憾。

我们应当感谢钮先铭,他曾留学日本、法国,年纪轻轻便担任中级军官,后出任要职,事实上,南京保卫战是他一辈子经历的唯一的一场大战。显然,他不会在军事史上留下显赫的记录,然而,他拥有细腻的心思感触和流畅优美的文笔,战争中人的心情的反复,屠杀前优裕而放浪不羁的生活与之后时时觉得肩有千钧重负的对比,个人感情生活在时代变迁中的沉浮,一一栩栩如生地重现。即使抛开他与南京大屠杀的关系,像他 20 来岁在傅作义军中骑摩托车穿行于民风淳朴的蒙古草原、引起当地百姓骇然震动的细节,又何尝不是社会史研究者的最爱!

《佛门避难记》的文字非常生动,但这并不损害其在历史事实上的严肃性。对文中涉及的所有历史事件,在编注的过程中,我均引用其他资料进行印证。结果证明,钮先铭的记述是真实可信的。特别是关于大屠杀的规模、地点、对象,他写入书中的严谨地限于自己的所见所闻。比如,他曾亲眼看见成千上万的中国兵被日军押聚在上元门,今天我们知道后来日军就地处决了大量俘虏,钮先铭当时并未目睹屠杀,他也就没有臆测;又如在下关,他看见大量中国溃兵扎简易木筏企图过江,据日军 16 师团多名老兵回忆,这些人被赶来的日军大量射杀,钮先铭也没有根据事后所知进行“合理想像”。事实上,钮先铭 1949 年去台后,曾有人将其经历改编成剧本,但为其所拒绝,理由正是“敝帚自珍唯恐失真”。对于历史事实